

毛詩正義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魚藻

采菽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

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

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

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

之時萬物得所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

為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

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  
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  
陳武王也旣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  
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  
是也 箋萬物至之禍 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  
者由王政旣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  
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  
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  
興也 魚在至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  
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旣得

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尙得其性  
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  
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  
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  
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 傳頌大至其性 正  
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  
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  
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 箋魚之至著見 正義曰物  
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  
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  
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

者物卽魚也。箋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爲安之  
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采菽五  
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  
以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  
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  
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君子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  
昔明王焉。故作此。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  
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  
章上一句。心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六句。是也。其餘  
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  
詩之音。於經無所當也。箋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

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旣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

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  
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至及黼 毛以爲言古  
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  
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牢禮所  
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  
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尙與之路車及  
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  
畫以袞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尙得車馬袞黼  
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 鄭唯  
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興也至則薇 正義曰  
傳旣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



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莖苴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箋菽大豆至采之 正義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卽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 箋賜諸侯至爲薄 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駭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 傳玄衮至之黼 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續人文 箋玄衮至章者 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

義未明故申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者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

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  
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  
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  
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  
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  
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纁  
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或以爲衣舉袞裳舉黼  
王是袞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  
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袞龍之衣乎故知黼  
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  
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袞黼不及玄冕

者鄭卽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  
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  
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  
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袞黼之意諸侯之  
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  
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  
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管馬爲韻也  
鬻沸至所屆 毛以爲鬻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  
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  
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

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  
泝泝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噤噤然鳴中節至  
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駟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  
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  
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  
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異 傳鬻沸至正出  
正義曰以鬻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  
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  
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  
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  
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

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  
焉 箋芹菜至鴈醢 正義曰上章菽芼羹則此芹亦  
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  
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  
不謂非泉卽不潔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  
實芹菹兔醢箝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  
引之者因其尙潔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 箋諸  
侯至不尊 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  
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旣  
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  
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

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  
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  
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  
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  
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  
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  
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  
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  
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  
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



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  
王於諸侯之事旣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  
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  
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  
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  
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至  
申之 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  
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  
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  
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

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  
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  
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諸侯至偏束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  
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  
皆云今之行滕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  
邪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 箋芾太古  
至予之 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  
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  
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  
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  
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  
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藝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  
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  
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  
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  
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  
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  
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  
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

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  
 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鞞立端爵鞞雜記云士弁而  
 祭於公卽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  
 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立端皆服鞞是他  
 服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也鞞鞞俱是蔽膝之  
 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  
 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  
 云鞞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  
 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鞞此  
 言鞞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脛本曰  
 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

云邪幅如今行滕說文云滕緘也名行滕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偃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卽腳跗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偃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偃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卽云自偃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

不失亦是自偏束矣 箋古者至不然 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卽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卽人謀神又重之卽鬼謀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至率從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

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  
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  
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  
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  
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於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  
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  
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 傳蓬蓬盛貌 正  
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  
之傳故爲同也 箋此興至者明 正義曰箋以下云  
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  
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

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立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亦然也 傳殿鎮

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 傳平平辯治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



也。箋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  
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  
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  
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  
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  
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旣成以賜魏絳之樂  
卽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  
屬之國與此同也。汎汎至戾矣。毛以爲汎汎然浮  
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不得  
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

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  
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  
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  
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  
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  
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  
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  
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  
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  
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  
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

叛乎故刺之 傳紼綽至諸侯 正義曰釋水云紼縹

維之紼綽也縹綽也孫炎曰綽大索也李巡曰綽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綽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綽綽是大組縹訓爲綽綽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箋楊木至禮法 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

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 傳葵揆 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

之 箋戾止至其位 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  
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  
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  
優遊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角弓八章章四  
句至是詩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  
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  
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倣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  
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  
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  
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卽三章四章是也由

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卽亦不親  
九族之經矣旣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  
可教而反之無使爲驕如蠻如髦也 駢駢至遠矣

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言駢駢然調  
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繼檠  
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戾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  
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  
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  
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 傳駢駢至而反 正義曰  
駢駢文連角弓卽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旣已調  
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檠巧用

翩然而則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繼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調利而言檠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繼卽緄滕也傳言巧用明是旣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侍也 箋骨肉至成怨 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

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  
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  
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箋爾女至胥皆

正義曰以言人傲之故知汝幽王也

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  
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  
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此令至爲瘡 正義曰上言人  
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  
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  
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

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  
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至斯亡 正義曰上既言惡  
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  
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恕徒然相怨  
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  
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  
此爲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  
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  
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己斯  
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遙則  
相怨對則不讓由此以亡 箋民之至怨恚 正義曰



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卽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 傳爵祿至愈危 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爲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己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

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  
不可讓之意爲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  
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  
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  
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  
則彼亦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求黨在於不黨求名在於  
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  
之 老馬至孔取 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怨言老馬  
反爲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  
是則爲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  
猶王之不怨故天下傲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

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已老至慢之 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咳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顛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尤所不宜慢之 箋王如至之禮 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

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足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餽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卽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知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

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孔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母教至與屬 毛以爲上言小人倣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似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導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

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啟教耳王何不教之乎 鄭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 傳猱猿至附著 正義曰猱則猿之輩屬非猿也 陸機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長臂者爲猿猿之白腰者爲獼胡獼胡猿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猿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猿獼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箋母禁至則進 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從女象有奸之者言止其奸而稱母故母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澁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

孫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  
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  
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  
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  
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  
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兩  
雪至婁驕 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  
天之雨下此雪雖漙漙然而盛至於見天暝然之日氣  
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  
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  
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

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  
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  
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啟教故莫肯  
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  
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  
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爲義 傳 晁 日 氣 正義  
日說文云 晁 日 見 也 此 詩 之 意 言 雪 見 之 而 消 消 雪 者  
日 也 字 又 從 日 故 知 晁 是 日 氣 也 箋 雨 雪 至 教 之  
正義 曰 以 日 者 人 言 之 辭 若 日 出 則 雪 消 不 復 須 言 矣  
明 言 者 於 日 未 出 而 言 之 故 知 至 日 將 出 其 氣 始 見 人  
則 皆 稱 之 曰 雪 今 消 釋 矣 以 灑 灑 雪 之 盛 貌 故 知 喻 小



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  
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  
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爲政焉用  
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  
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  
非卽盡誅滅之也此上成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  
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啟教之乎 箋遺讀至過者  
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  
於人先人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  
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  
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

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  
爲毛說焉 如蠻至用憂 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  
啟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戎髦行如夷  
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  
由此以刺之也 傳蠻南蠻髦夷髦 正義曰爾雅八  
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  
雖在西夷總名也 箋今小至從焉 正義曰言如以  
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  
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  
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人又曰逃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

音義同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 正義曰經三

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菀至極焉 毛以爲有菀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己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

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  
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 鄭以上二句與毛同  
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  
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  
從而近之由王爲惡故己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  
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  
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  
以不往朝事之也 箋尙庶至不然 正義曰釋言云  
庶幾尙也以心所念尙卽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  
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  
而願往焉反陳其美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 傳蹈動

暱近 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

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

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爲病也言王

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

此互相接也 箋蹈讀至之意 正義曰以上言庶幾

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

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

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

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己所以不朝之意

傳靖治極至 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

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己治事故

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卽加罪是不可朝事 箋靖謀至朝事 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箋療接 正義曰毛依釋詁云療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 箋邁行至行之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日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

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  
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字 有鳥至凶矜 毛以爲鳥  
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  
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  
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  
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  
王王使我治事旋卽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  
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卽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  
朝事也 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 傳曷害 正義曰  
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何也 箋王

何至四裔 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卽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卽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 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



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卽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旣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

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 箋服謂至同也 正

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立冠爲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爲官倡導帥領之人卽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眾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

休燕間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尙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  
常明矣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卽經所  
云其容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  
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  
行服色齊同也 箋城郭至過差 正義曰都者聚居  
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  
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  
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駭今之都邑也士  
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  
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月令孟冬  
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

褐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  
 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蜡之裘  
 則是有衣褐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  
 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  
 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  
 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  
 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  
 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  
 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為輕又不衣褐  
 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褐注云質

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  
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  
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  
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  
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  
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  
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  
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  
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旣庶人  
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  
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

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  
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人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  
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淫  
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  
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 箋都人士至不然  
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倣也知  
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  
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  
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  
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

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彼  
都至不說 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  
者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  
都人之行如是則爲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  
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  
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旣不然士女淫恣我今不復  
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歡說而  
憂心思古也 傳臺所至布冠 正義曰臺草名可以  
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  
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  
臺笠不二矣 箋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

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卽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



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亦得爲紕帛何知非紕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爲帛從留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 傳密直如髮 正義曰傳變緇言密

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緞之言，故爲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都至苑結。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然槃屈如繩索之爲結矣。鄭唯尹媯爲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

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 傳尹正 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箋吉讀至禮法 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旣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媯美其人而謂之尹媯者以尹氏媯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

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姑  
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  
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  
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  
矣旣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  
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毓云尹氏姑氏  
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  
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彼都至之邁 毛以爲  
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  
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  
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

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

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爲異餘同 傳厲帶之垂者

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 箋而亦至卷然 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

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名之爲裂  
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  
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  
蠶尾言蠶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末尾撻然似婦人  
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髭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  
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旁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  
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撻下皆無然字 箋我今至古  
人 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  
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  
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至盱矣 正義曰此  
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

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  
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病爲事  
之次也 采緣四章章四句至曠者 正義曰謂婦人  
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  
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  
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  
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箋怨曠至非禮 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  
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  
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  
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

至歸沐 毛以爲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菜而不能滿其一劑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 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爲異餘同 傳興也至日劑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劑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劑 箋綠王至於事 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



采故不從毛興也 箋禮婦至待之 正義曰解所以

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至不簷 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尙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

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 傳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箋藍染草 正義曰

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  
藍是可以染之草 傳婦人五日一御 正義曰內則  
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  
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  
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  
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  
不必夫行六日便卽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  
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  
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  
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  
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

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爲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爲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

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娣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箋婦人至憂思 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爲日數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 之

子至之繩 正義曰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  
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與之  
韞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韞中也是子之夫往釣  
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箋綸釣繳 正義曰釋言  
云緝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  
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  
繩此猶今人接綆謂之繩綆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  
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 其釣至觀者 正義曰  
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  
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

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鈞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  
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  
焉 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  
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  
勞來士眾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  
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  
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  
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  
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  
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  
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

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 箋陳宣至事業 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芃芃至勞之 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眾人也此眾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眾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

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眾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旣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爲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



爲南行之事旣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  
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  
其事故刺之 傳任者至牛者 正義曰傳言此四者  
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 箋蓋猶至  
止時 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  
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  
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  
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  
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  
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  
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

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爲任也  
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  
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  
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  
立大夫家也立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  
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卽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  
其牛也旣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  
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  
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  
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  
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

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以舉其歸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

傳徒行至旅者 正義曰傳亦見四者事別而分以言

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 箋召

伯至旅從 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眾行其士卒

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

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傳土治至日清 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

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隰桑四章章四

句至事之 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

言小人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

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

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

及卒章是也 隰桑至如何 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

條有阿然而長美其葉則有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

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

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陽中之桑盛如此，則原  
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  
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爲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  
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  
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  
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故爲美貌，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  
葉茂盛而柔輒，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  
茂而蔭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  
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  
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爲枝條長美苑柳云不尙息焉則  
知舉此茂美亦取庇廕爲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之  
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  
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  
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萋楚不必反以對原  
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涇曰隰桑非能水之  
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涇潤之  
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箋  
孔子至誨乎 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  
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

驗

毛氏正義卷之二十四

毛氏正義卷之二十四

三九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四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白華

縣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茗之華

何草不黃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倣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

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褒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卽五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 箋申姜至正故 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

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槩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  
槩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槩支庶也中候曰無  
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  
爲耕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槩也  
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  
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  
旣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  
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曰王  
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爲下  
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己  
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

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至獨兮 毛以爲言人刈

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

相束而成用興婦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

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卽端成絜白

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

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

不如也 鄭以爲言人旣刈白華已漚爲菅柔韌中用

兮何爲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

堪用也以興王旣聘申女已立爲后禮儀充備兮何爲

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妒而將滅國也

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柔韌菅故以爲喻餘同

傳白華至爲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文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爲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興者以善惡相比爲喻耳。箋之子至奔申。正義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卽連言獨故

以不復荅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  
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  
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  
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至不猶

毛以爲上旣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  
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  
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然天不遺物尙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  
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  
不如也 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  
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

以爲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故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傳英英至覆養 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 箋白雲至見黜 正義曰箋以

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  
之言天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  
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  
傳步行猶可 正義曰舉足謂之步故爲行也猶可  
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王倡爲不可  
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  
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 箋天行至褒姒 正義曰  
上旣以露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遠故言天  
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  
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  
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



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卽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  
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  
死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  
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  
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  
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爲乎訓語  
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  
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卜請其粢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粢在  
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粢流

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譟之化爲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旣亂而遭之旣筭而孕當宣王而生的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襃襃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襃人襃君共處曰同二君二先君也爰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譟謹呼也龜或爲虬虬蜥蜴也毀齒曰亂未旣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虬蜥蜴也以其言末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

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尙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箋池水至比流 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澆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是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

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天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濱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箋碩大至念之 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旣

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至我心 正義曰有人  
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熤竈炤  
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  
反燎于熤竈失其所也以興幽王娉納彼申國之女不  
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  
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賤非其  
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  
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 傳烘燎至養人  
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  
熤炷也舍人曰熤炷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  
炷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以然火

照物若今之火鑪也以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 箋人之至猶是 正義

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然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此以燎燧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養饘之爨饗以煮肉饘以炊飯雙言之也煮肉亦言炊者以炊然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爲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爲喻也 鼓鐘至邁邁 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鐘而欲外之不

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爲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 箋此言至所言

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鶩至我心 正義曰有禿鶩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鶩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鶩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潔

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興有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  
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爲尊貴褒姒  
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餒言  
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  
我之心曲矣 箋鶯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  
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鶯實惡鳥  
以興褒姒今鶯言梁鶴言林是舉鶯在梁得魚對鶴在  
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爲喻也旣以食爲喻故知  
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養者近  
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也 鴛  
鴦至其德 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尙歛其左翼是左翼歛在右翼  
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  
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爲陽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  
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爲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  
幽王反無荅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  
以爲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歛翼相  
下之義也 箋斂左至家道 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  
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  
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  
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載其左  
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

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  
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卽就而親迎之類是  
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說男下  
女也 有扁至疵兮 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  
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  
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  
困病兮故傷之 傳扁扁至履石 正義曰有扁斯石  
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  
此石爲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  
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

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  
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卽引此詩有扁斯石履  
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絲蠻三章章八句至是  
詩 正義曰絲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  
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  
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  
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  
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  
絲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爲己困而私以責人  
是王法爲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  
爲亂之意於經爲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

肯飲食教載之爲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  
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二散則相  
兼故略之以便文 箋微臣至刺之 正義曰以微臣  
臣之微賤者唯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  
夫則爵尊祿重是爲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也士之作詩  
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  
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  
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  
財則當調贍之以不調餼爲遺忘也知士爲末介者以  
爲賓而作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  
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爲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

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緜蠻至載之 正義曰言緜蠻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正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爲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

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遺忘己而不肯飲食教載之

傳緜蠻至於仁 正義曰緜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

知緜蠻小貌釋止云非人爲之止李巡曰謂非人力所

爲自然生爲止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止之與阿爲二

物矣而以止阿爲曲阿者以下止側止隅類之則止阿

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止阿是止之曲中也此

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于仁 箋

止謂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

所止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

焉大學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

黃鳥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己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己本親之冀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 箋在國至倅車 正義曰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己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爲次教誨

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  
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  
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  
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卽無  
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  
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  
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  
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  
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  
故以倅言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 正義曰  
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



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菹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尙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尙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箋牛羊至賓客 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

內饗之爨亨煮肉之名故孰曰饗也饗既爲孰則餼非孰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謁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孰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饗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日餼由不與牽饗相對故爲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至嘗之 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爲飲酒之菹。至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

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尙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所以刺之也 傳幡幡至之菜 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卽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亨孰至講習 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孰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知爲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爲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閒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

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  
暇故知農功畢而爲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爲酒  
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爲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  
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旣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  
飲之酒爲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  
亦是爲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  
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  
爲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  
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  
人室人者卽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  
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兔爲之

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爲大禮雖有牲穀尙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卽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爲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至獻之 毛以爲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兔雖微耳尙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爲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 鄭唯斯首謂白頭爲異餘同 傳毛曰至獻奏 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

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去毛炮  
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  
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  
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  
之燔之又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  
空用其頭若頭旣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  
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  
也爲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  
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  
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 箋斯白至酌名  
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首之色

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  
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  
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  
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  
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  
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羞進也  
謂旣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旣奏酒於賓  
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爲  
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  
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禮故先述  
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

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  
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  
既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爲酌  
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禮以行獻酢酬之  
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  
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爲賓  
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  
其庶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傳炕  
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  
炙之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  
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



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鬱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傳醕道飲

正義曰以醕者欲以醕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醕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醕也 箋主人至勸酒

正義曰傳以醕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爲醕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醕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猶之箋皆準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

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其違叛之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國對天子爲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卽諸侯之身作之也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己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總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

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特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箋荆謂至士卒 正義曰以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

三正書二十一  
五  
襄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鄧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至朝矣 毛以爲此時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 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

眾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  
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  
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  
使朝於王矣 傳漸漸山石高峻 正義曰以漸漸文  
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  
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  
四句爲一事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  
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  
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  
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

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茗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 箋山石至卒服 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尙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眾疆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

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  
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  
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  
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  
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  
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  
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  
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  
序云我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  
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荆  
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

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以爲荆舒焉  
箋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  
武人謂將率也皇正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  
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  
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  
征伐東國以因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  
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  
其說伐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  
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  
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



不爲長矣 漸漸至出矣 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戍役  
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  
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  
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出行不可徧故久  
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  
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 鄭以爲  
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興  
戎狄眾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  
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  
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

傳卒竟沒盡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

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  
義同故沒爲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  
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  
箋卒者至盡服 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  
石之形也故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厓屨郭璞曰謂山峯  
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  
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  
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豕至他  
矣 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  
蹠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  
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

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  
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  
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已勞病不暇更有他  
事矣故不得相朝爲禮也 鄭以爲荆舒之人似眾豕  
其君猶白蹠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  
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蹠者領其眾豕  
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荆舒之君率其  
眾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  
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羣豕旣得此水  
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  
以加陵之矣荆舒旣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

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矣干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 傳豕豬至水波 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箋烝眾至於豕 正義曰烝眾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躡皆白彘孫炎曰躡蹠也傳已訓躡爲蹠故箋卽以蹠言之經直云白躡不云彘則白躡亦不知幾蹠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躡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

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蹠名之爲駭是躁疾於餘豕  
故云則白蹠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亥字異義同釋獸  
於豕之下所寢櫓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櫓某氏曰臨  
淮人謂野豬所寢爲櫓李巡曰豬卧處名櫓櫓是所居  
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櫓牧之處與眾豕涉入  
水之波漣矣縉與櫓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者  
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  
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蹠之豕言其民猶眾豕也乃  
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  
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  
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比方

於豕以其餘興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  
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 傳月離至則雨 正義曰  
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  
畢卽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  
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  
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  
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  
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  
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五事則

肅由貌也爲木又由言也爲金哲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由此故云雨水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水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己性也此庶徵寒燠卽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卽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

屬爲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 箋將有至王甚

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  
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  
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  
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後  
天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  
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  
物之萌芽漸而成大也豕旣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  
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  
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 箋  
不能至王命 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爲餘事棄



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  
不干王命卽干王命是他也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至  
是詩 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  
者下篇序曰四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  
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卽序首章  
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  
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卽首章下二句是也  
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  
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  
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爲義次也 箋師  
旅至危亡 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

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

亡也 茗之華至傷矣 正義曰陵茗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疆國盛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茗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 傳茗陵至則黃 正義曰釋草云茗陵茗黃華薰白華芟舍人曰茗陵茗也黃華名粟白華名芟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茗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茗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茗之華

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  
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  
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 箋陵苕至孤弱 正義  
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  
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卽九州之諸夏也師旅  
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  
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  
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  
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  
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夏  
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

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茗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  
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 茗之至無生 毛以爲上  
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茗之上黃華今已殞落  
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  
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彊侵敗諸夏藩衛  
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  
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己之本無生也自傷  
生逢今世 鄭唯以華衰爲異言陵茗之上黃華其色  
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  
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已  
病而王臣未發明鄣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 傳華落

葉青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尙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爲諸侯未敗此爲已敗下所以言亡爲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疆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茗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

以諸夏爲鄣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爲皆亡不可以落爲喻故爲衰耳箋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己所爲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己不用生生非己所裁而以生爲恨故知己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至以飽 毛以爲諸侯旣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曜在於魚罟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乏

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麤得食  
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 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旣  
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  
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 傳牂羊至可  
久 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牝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  
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  
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蹇見心星之光  
曜須臾卽過故言不可久也 箋無是至須臾 正義  
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  
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  
箋今者至飽之者 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



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兕虎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至四方 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爲將之以經營也是

非直將率爲勞萬民又甚苦焉 箋用兵至之甚 正

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  
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  
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  
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  
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  
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  
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爲人所  
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旣爲士卒知此爲將率也 何草  
至匪民 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旣不得歸又至明

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眾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爲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 箋玄赤至之矜 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緇縹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櫟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  
制文彼言老宜爲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  
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  
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鰥在  
下矜與鰥古今字 箋古者至民乎 正義曰隱五年  
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  
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  
於玄暮年不歸是爲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至不  
暇 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  
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  
獸無異乎時旣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

常行而不得閒暇 傳兕虎野獸 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 兕虎比戰士 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芄至周道 正義曰有芄芄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傳芄小至役車 正義曰以芄是狐之狀非大獸故

言芄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 箋狐草至輦者 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此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此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

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車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輦者也卽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聖車之州其止而後之對也

其人雖姑飲不與此同此謂於軍中

受命而往其筆者出聘禮也言好車其材最良好不

又賦非斯好車者以好車無此之類乘則無人類以好

車之好車也若然則云好車好車則無人好車同

丁之視乘以服車其地軍賦好於視當亦以此賦非也

好以出言之則好言好車則賦此其好者以好對車

好以車對車不車辨而對之好車或前可辨其器以好

好車五乘皆士乘對車無人乘好車好云好車者好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五

以好對車之筆出若然則車言